

# THE 恐慌指数 FEAR INDEX

Robert

[英] 罗伯特·哈里斯 著

匪石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The Fear Index

Robert Harris

恐慌指数

[英] 罗伯特·哈里斯 著

匪石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慌指数/(英)哈里斯著;匪石译.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329-4555-9

I. ①恐… II. ①哈… ②匪…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1329 号

图字:15-2013-204

Robert Harris

### THE FEAR INDEX

Copyright © Robert Harris 201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China's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www.lib.ahu.edu.cn

## 恐慌指数

[英]罗伯特·哈里斯 著 匪石 译

---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com

---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555-9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家人

吉尔

赫莉, 查理, 马蒂尔德, 山姆

## 感谢

在此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没有他们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慷慨相助，我无法完成此书：首先最要感谢的是花旗银行的内维尔·奎恩，他给了我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并向我做了大量介绍，他和卡梅伦·斯摩耐心地帮我解释卖空和价外期权的来龙去脉；查尔斯·司各特，曾供职于摩根士丹利，他和我讨论构思，并阅读我的手稿，还将我介绍给牛津大学资产管理系的安德烈·斯特恩，特奎斯的前首席执行官埃里·莱德曼，以及来自极地资本阿尔瓦基金的大卫·奇特里和约翰·曼塞尔，他们的真知灼见对我都极有帮助；勒达·布拉加，麦克·普莱特，帕维尔·勒维克，以及蓝色波峰的运算体系团队，他们热忱相助，让我有一整天的时间来观察他们的运作过程；感谢克里斯汀·霍尔茨就 VIX 给出了自己的意见；露西·肖默东帮我核对数据；来自捷波朗资金股东公司的菲利普·捷波朗，跟我分享了有关金融市场的知识；伊恩·布德博士，大型强子对撞机计算网格项目的负责人，两次带我参观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并向我深入介绍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欧核会的情况；感谢欧核会新闻处的阿

里安·库克,詹姆斯·吉利斯,克里斯汀·萨顿以及芭芭拉·沃姆贝恩;物理学家布莱恩·林恩,曾在美林证券公司和欧核会供过职,他慷慨地向我介绍了自己在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工作经历;日内瓦警察局的让·菲利普·勃兰带我参观了日内瓦,并回答了我有关办案流程的问题;斯蒂芬·戈尔丁博士,牛津约翰·雷德克里夫医院放射学顾问,向我提供有关大脑扫描的知识,并帮我联系克里斯多夫·贝克教授,密涅瓦·贝克博士,他们帮助安排我参观日内瓦医学院医院的放射科。当然,上述所有人都跟书中所涉谬误之处或误导性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奇思谬想无关。

最后需要特别感谢安杰拉·帕尔默,她无私地允许我借用她令人叫绝的作品概念,并将它们安在加布丽埃尔·霍夫曼的名下。(原作请见 [angelaspalmer.com](http://angelaspalmer.com)),同时也感谢保罗·格林格拉斯,感谢他一直以来所给予的中肯建议和无私帮助,以及大量有关流动性补偿点方面的知识分享。

罗伯特·哈里斯

2011年11月7日

# 1

即使不听从我的说教，也该从我的亲身实例得到教训，拥有知识有多么危险。相比那些心比天高的人，井底之蛙们要快乐得多。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1818)

亚历山大·霍夫曼坐在他日内瓦书房的炉火边翻看查尔斯·达尔文所著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身旁烟灰缸里放着半根已经熄灭的雪茄烟，一只万向灯被拉低了悬在一侧肩膀之上。午夜时分，维多利亚时代的落地大钟在大厅内敲响，但霍夫曼没有听见，也没有意识到炉火几乎熄灭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本书上。

他知道这书是 1872 年由伦敦约翰·默里公司出版的，那一版一共七千册，分两批印刷。此外他知道第二批书在 208 页有个印刷错误“htat”，而他手上的这本没有这样的错误，因此他推断这本书出自第一个印刷批次，这样的话，这本书的身价就大了。他翻过

来查看书脊，书脊是用最原始的布绿装订的，配有烫金字样，两头仅有轻微磨损。这就是书界称之为“精印本”的书了，大概值15 000美元。这天晚上纽约股市一结束，十点过后，他从办公室回家后发现了这本书。奇怪的是，虽说他收集头版的科学书籍，也在网上搜过这本书，并且的确打算要买，但实际上他还没下过订购单。

他立马想到这是妻子买给他的，但她否认了。起初他不相信，在她摆餐桌时跟着她在厨房里转，并拿出这本书让她看。

“告诉我，你真的没给我买这本书？”

“是的，艾利克斯。抱歉。不是我。我能说什么？也许你有个秘密仰慕者。”

“你百分百确定吗？不是我们结婚周年什么的？我没忘记送你什么礼物吧？”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没买过，行了吗？”

跟随这书一起来的是荷兰书商的字条，上面写着“Rosengården & Nijenhuis, 科学与医药古籍书店, 1911 年成立, Prinsengracht 227, 1016 HN 阿姆斯特丹, 荷兰”，除此之外，别无信息。霍夫曼踩住垃圾桶的踏板，从里面捡回扔掉的泡泡袋和厚厚的牛皮纸包装。包裹上贴着印有地址的标签，地址完全正确。“亚历山大·霍夫曼博士，克莱蒙特别墅，德路斯路 79 号，科洛尼 1223，日内瓦，瑞士。”是前天从阿姆斯特丹快递过来的。

吃过晚饭——晚饭吃的是鱼肉派和蔬菜沙拉，是管家在回家前为他们准备的——加布丽埃尔待在厨房里，心神不宁地打着电



话，为明天的画展做最后的准备，而霍夫曼则握着那本神秘的书退回到自己书房。

一小时后，她推门探出头来跟他说准备睡觉了，而他还在阅读。

她说：“别太晚了，亲爱的。我等你一起睡。”

他没有回答。她停在门口看了他一会。他四十二岁，看上去还很年轻，并且总是意识不到自己长得有多俊，这种品质在男人身上既迷人又罕见。她明白，这并不是因为他为人谦虚。正相反，对一切与学术无关的事物他都漠不关心，因此在她朋友圈里落了个为人极不礼貌的名声——这一点她也很喜欢。他正低头看书，一张异常孩子气的美国男人脸，眼镜被推到头顶，压着一头浓密的浅褐色头发。借着火光，镜片似乎向她反射回一个警告的眼神。她知道自己最好还是别去打扰他，于是叹口气上楼了。

霍夫曼早就知道《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是最早配插图的出版物之一，但之前他从未亲眼见过。黑白画面描绘了维多利亚时期艺术家们的模特，以及萨利疯人院的病人们处于各种情绪下的状态——悲伤，绝望，欢喜，蔑视，恐惧——这些都是被当作动物来研究的“智人”，在社会文明的面具被撕下后，他们带有动物的本能反应。他们出生在能够照相的科学年代，但歪斜的眼睛和不平整的牙齿却使他们看上去像是从中世纪出来的狡猾而迷信的农民。这让霍夫曼想起了孩提时代的一个噩梦，从老式神话书上出来的大人们趁夜将你从床上偷走，带你走进森林。

此外还有一件事让他不安。书商的字条插在了专讲恐惧情绪

的页面上，好像是特意为了引起他的注意：

那个受了惊吓的男人起初呆若木鸡似的站着，或不能呼吸，或蹲下来好像本能地要逃避别人的注意。心脏跳得又快又剧烈，以至产生悸动或撞击到肋骨……

霍夫曼思考的时候，习惯将头歪到一边并且盯着不远处看，现在他正处于这种姿势。这是个巧合吗？是的，他说服自己，肯定是的。另一方面，恐惧情绪的心理效应和 VIXAL-4 有如此直接的联系，而 VIXAL-4 正是他目前所从事的项目，这一点让他颇为不安。但 VIXAL-4 是个高度机密，只有他的研发团队知道，虽然他负责发给他们高额薪水——起薪 250 000 美元，外加丰厚奖金——但可以肯定，他们中任何人都可能将 15 000 美元花在一份匿名礼物上。但有个人肯定花得起这笔钱，他了解整个项目，他会把这当成个玩笑——如果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这个玩笑可真是价格不菲。这人就是他的生意伙伴休·奎瑞，霍夫曼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甚至没顾及此刻的时间。

“你好，艾利克斯。怎么了？”在凌晨接到霍夫曼的电话，即便让奎瑞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以他的修养，也绝不会对此有半点流露。此外，他习惯了霍夫曼的处事方式，他称霍夫曼为“疯狂教授”——并且人前人后都这么叫他，这是奎瑞人格魅力的一部分，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跟任何人说话都保持一致。

霍夫曼还在读有关恐惧的描述，心不在焉地说：“哦，你好。你

刚买了本书给我吗？”

“没有啊，老朋友。为什么？我为什么买书给你？”

“有人刚给我寄了本达尔文的初版书，我不知道是谁。”

“听起来价格不菲啊。”

“是的。我想，因为你知道达尔文对 VIXAL 有多重要，所以这人大概是你。”

“不是我。可能一个客户吧？一份谢礼，而且忘记放卡片了？上帝知道，艾利克斯，我们为他们赚足了钱。”

“是啊，嗯，也许是吧。抱歉，打扰你了。”

“不要紧，明天早上见。明天是个重要的日子。事实上，现在已经是明天了。现在你该睡了。”

“当然。正准备睡。晚安。”

恐惧上升到极端，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惊恐尖叫。皮肤上立着豆大的汗珠，身体的所有肌肉都放松了。接着是极度虚脱，精神崩溃。五脏六腑皆受影响。括约肌停止工作，再也控制不住体内之物……

霍夫曼把书凑近鼻子，闻了一下。他闻到一股浓烈的皮革、图书馆灰尘以及雪茄烟的混合味，隐隐带点化学物质——也许是甲醛，或者是煤气。这让他想起了十九世纪的实验室或阶梯教室，一瞬间，他看见了木头长凳上的煤气喷灯，装着酸液的烧瓶，和一副猿人的骨架。他将书商的字条插回书里做页码标记，并小心地合

上了书。然后他带着它来到书架前，小心地用两个指头将它插到另两本书间，一本是第一版的《物种起源》，这本书是他在纽约苏士比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花了 125 000 美元买的，另一本是皮面精装本的《人类的由来》，原先属于 T. H. 赫胥黎。

接下来，他试图记起下一步该干什么。他在桌上彭博咨询的终端上查看了美国股市的收盘价：道琼斯，标准普尔 500，和纳斯达克都以下跌收盘。他用电子邮件和高桥进做了沟通，高桥进是负责 VIXAL-4 夜间运作的当值交易员，他报告说一切运作正常，并提醒他一年一度为期三天的黄金周假期结束了，东京证券交易所会在一个多小时后重新开盘。并且东京股市肯定会低开，赶上欧洲和美国市场这一周来的跌势。另外还有件事：VIXAL 提议以 62 美元一股的价格卖空三百万股宝洁股票，此举将会使他们的综合持有额提升至六百万——一笔大交易，请霍夫曼批示。霍夫曼用邮件回复“可以”，然后扔掉那支吸了一半的雪茄，将一块网状金属挡板放在壁炉前，关掉了书房的灯。他到大厅查看前门是否上锁，并设了四位数的防盗报警器密码：1729。<sup>①</sup>在楼下他只留了一个灯没关——这一点他很确定——然后爬上通向卧室的弧形白色大理石楼梯。他取下眼镜，脱衣服，洗澡，刷牙，然后换上蓝色丝绸睡衣。他将手机里的闹钟定在六点三十分，此时时间显示为十二

---

① 这个数字来自 1920 年 G. H. 哈代和 S. I. 拉玛奴江两位数学家之间的交谈，当时哈代坐一辆牌号为 1729 的出租车去医院看望病重的同事拉玛奴江，他抱怨这是一个相当晦气的数字，对此，拉玛奴江答道：“不，哈代！不是这样的！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在可以用两个立方之和来表达，并且有两种表达方式的数字中，1729 是最小的。”

点二十分。

他进到卧室，吃惊地发现加布丽埃尔还没睡，她穿着黑色丝质睡袍仰面躺在床罩上。要不是一根香味蜡烛在梳妆台上摇曳闪烁，房间就陷入一片漆黑。她双手交叠在脑后，两个肘部一字撑开，两腿交叉，一条搁在另一条的膝盖上。白皙而纤细的脚上涂了暗红色指甲油，其中一只脚正不耐烦地在香气四溢的空气中来回转着圈。

“哦，上帝。”他说，“我把日子给忘了。”

“不要紧。”她解下腰带，敞开睡袍，然后向他伸出双臂，“我从来不会忘记。”

那一定是在凌晨三点五十分左右，霍夫曼被什么给弄醒了。他从睡梦里挣扎着坐起来，睁开眼看见一片不可思议的白色强光。呈几何形，像张图表，横向的线条挨得很紧，而纵向的垂直柱却分得很开，但是上面没有数据分布——一个数学家的梦。但是，他眯着眼看了一小会后，马上意识到这不是在做梦。这应该是八个五百瓦的卤素保安灯透过百叶窗栅栏释放出的耀眼强光——那灯光足可以照亮一个足球场。他想让它们快点熄灭。

这些灯的照明时间设定为三十秒。他一边等这些灯自动熄灭，一边琢磨到底是什么干扰到了花园里纵横交错的红外线光束，从而引发这些灯大放光明。可能是一只猫，他想，或许是一只狐狸，或是一片风中飘舞的叶子。几秒钟过后，灯真的熄灭了，房间里又一片漆黑。

但霍夫曼现在很清醒了。他伸手去拿手机，这手机是专门为避险基金定制的，可以用来加密一些敏感电话和电子邮件。为了不吵醒加布丽埃尔——比起抽烟来，他这个半夜查看手机的习惯让她更为深恶痛绝——他在被窝里打开手机，快速查看了显示远东交易盈亏的页面。如预期的那样，东京、新加坡和悉尼市场在下跌，但 VIXAL-4 已经上涨了三个百分点。根据他的估算，这意味着在他睡觉的这会儿，他几乎已经赚了三百万。对此他很满意，关掉了手机，将它放回到床头柜上，与此同时他听到一个动静：很轻，几乎不可辨认，但令人莫名地不安，好像有人在楼梯上走动。

盯着天花板上烟雾报警器的小红光点，他在被窝里小心地将手伸向加布丽埃尔。最近，他们做完爱后，如果她睡不着觉，她习惯去楼下的工作室工作。他的手掌在温暖而带纹路的席梦思床垫上滑动，指尖终于触到了加布丽埃尔的臀部。立刻，她嘴里发出几声咕啾，将身子背过去对着他，并拢紧了肩头的被子。

那动静又来了。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竖起耳朵细听。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偶尔的一声轻微撞击。它可能是供暖系统发出的声音，他目前对这个供暖系统还不熟悉，或是门被风吹到了。此刻，他很平静，这座房子的保安体系相当可靠，这是几周前他买这所房子时考量的因素之一：除探照灯外，三米高的围墙配有厚厚的电子门，钢筋做的前门配有键入式电子门禁系统，所有落地窗都是用防弹玻璃做的，此外还配备运动感应防盗报警器。他很确定临睡前自己已将报警器开关打开了。盗贼想要闯过这重重机关进到屋子里面，可能性几乎为零。此外，他身强力壮，很久以前他就具

备了这样的素质，越是紧张思维就越清晰。他一直锻炼身体，坚持跑步。此刻，一种想要保护自己领地的原始冲动在他体内奔涌。

他悄悄从床上溜下，没有惊动加布丽埃尔，然后戴上眼镜，穿上睡袍和拖鞋。在漆黑一片当中，他踟蹰着，四处张望，想不起这房间里有哪件东西可以用来当作武器。他将手机放入口袋，然后打开卧室的门，先是一条缝，然后完全打开。楼下没关的灯通过楼梯平台传上来微弱的光。他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如果之前真的有什么动静的话，那么现在他变得有些不确定了。大概过了一分钟，他走向楼梯，然后开始沿着楼梯慢慢往下走。

也许这是睡前阅读达尔文书籍的效应，但在下楼梯时他竟然发现自己的身体症状完全符合科学分析。他的呼吸变得短促，心跳急剧加速，快得让人难以忍受。全身的汗毛直竖。

他来到了底楼。

这房子是二十世纪初法国“美丽年代”的建筑，1902年由一位法国商人建造，这位法国商人靠从煤渣中提炼石油发了大财。整所房子都被前主人精心装修过了，搬进来时一切都是现成的，也正因如此，霍夫曼从没真的觉得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他的左手边是前门，很快他就来到了会客厅的门口。他右手边的走道通向房子的内部：餐厅、厨房、图书馆和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暖房，加布丽埃尔把它用作工作室。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抬起双手，随时准备自卫。但他什么也没听见。在大厅的一角，小小的红色运动感应眼在对他闪烁。如果不留神，他自己就会触动报警开关。自他搬来这里，这种情况在克罗尼其他地方已经发生过两次——大房子无

缘无故地发出神经质的哀嚎——就像那些住在深宅大院里的有钱老妇人，时不时要歇斯底里一番。

他松开双手，穿过大厅，大厅墙上挂着一个古董气压计。他按动一个凸起的钩子，气压计向外转开。警报器控制箱藏在气压计后面的一个暗格里。他伸出右手指输入密码去关掉系统，然后查看结果。

警报系统在这之前已经被关闭了。

他的手指停留在半空中，大脑飞速运转以寻求合理解释。也许加布丽埃尔还是下楼来过了，她关闭了系统，并且在上楼睡觉前忘了将它调回去。或者一开始他就没有设置。或者警报器出故障了。

他慢慢转向身体左侧，去查看前门。微弱的灯光投射在乌黑漆亮的大门上，大门没有遭受破坏的痕迹。它跟警报器一样是受四位数码控制的最新设计。他扭头向身后望去，查看楼梯和通向房子内部的走道。没有一点动静。他朝门走去，键入密码，听到门“砰”弹开了，他抓住重重的铜把手，转动它，走出去，来到了黑漆漆的门廊。

在漆黑一片的草坪之上，月亮像个银蓝色的铁饼在一大片一大片疾驰而过的乌云中飞速穿行。高大的冷杉树将房子和大路隔离开，树木的黑影在风中摇曳婆娑。

霍夫曼再向外走几步来到石子铺就的车道上——那个位置能够干扰到红外线感应器的光束，从而启动前门的探照灯。强光使他跳了起来，灯光将他钉在那里，就像个越狱的逃犯。他用手臂挡



住眼睛，扭头朝亮着昏暗灯光的大厅内望去，就在此时，他注意到一双大黑靴子被整齐地放在前门的一侧，好像是靴子的主人因为不想留下泥印或惊动房内的人而故意放在这里的。这双靴子不是霍夫曼的，当然也不是加布丽埃尔的。并且，他很肯定六小时前他回到家时，这双靴子并不在那里。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靴子，然后去掏手机，差一点失手将手机掉在地上，他开始拨 911，记起来这是在瑞士，于是改拨 117。

号码立刻接通了——根据日内瓦警局留存的紧急呼叫记录，以及后来生成的文字记录，那时是凌晨 3:50。一个女人快速应道：“Qui, police?”<sup>①</sup>

在一片寂静中她的声音对霍夫曼来说非常刺耳。这使他意识到自己站在探照灯下面有多么惹眼。他迅速走向左侧，这样门廊上如果有人就看不见他了，同时，他又向前走几步，来到房子的背风处。他将手机凑近嘴边，悄声说：“J’ai un intrus sur ma propriété.”<sup>②</sup>从录音记录上看，他的声音平静，微弱，甚至是机械的。这声音来自一个竭尽全力想要保全自己性命的男人——这一点甚至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声音里透着纯粹的恐惧。

“Quelle est votre adresse, monsieur?”<sup>③</sup>

他报给她地址。他还在沿着房子的周遭移动，听得见她打字的声音。

---

① 法语：你好，报警？

② 法语：有人闯进我家里了。

③ 法语：先生，你的地址在哪里？